

一之書叢燉爛

錄悔懺騷盧



書 三 第

譯生競張 著騷盧

行發社述譯歐旅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盧騷懺悔錄

第三書

實價大洋三角

著者

盧

騷

譯者

張

競

生

發行處

旅歐譯述社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盧騷懺悔錄

張競生譯

第三書（一七二八—一七三一）

（從盧騷十六歲起，時間與第二書相同——譯者）

從衛西麗夫人家出後，我又轉向舊時旅店住，在此五六星期間，健康的身體，年少的血氣，及空閒的時光，使我脾氣變壞。在焦躁，傲慢，與癡迷之中，我哭泣，嘆息，與不知要求什麼幸福而為我所覺得欠缺的，這樣狀態實在不能用

語言形容得出，別人也極少能領略此中的滋味。因為在大多數的少年生活中，通常是煩悶與快樂參半，但苟能陶醉於肉慾之內就滿足了。可是我所熱望於少女與婦人的，不是如俗人所要求，另外有一種奇異的夢想，而毫無實質的希冀；這樣使我性感的痛苦格外不易消滅，但其幸福也就在這個夢想而不易於實現之中。此時若有人如先前膠東小姐對我的熱情，我似極願將全生命博得她一刻的歡悞。但這個孩童時的狂態，到如今年紀漸大，不願做壞事的良心又加強，羞恥也愈來愈利害，使我再不敢去重做一遭。自從此時起到後來，我雖然對女人有所表示，但當她們情願酬答時，我爲羞恥心所

約束，至於不敢有再進一步的要求，縱然知道這樣調情非有意於實行，不過口頭兒玩玩吧了。

在此時期，我的衝動激烈到因不能滿足慾望而至於表示出那些奇怪的行爲。我喜歡在幽徑暗道中遠遠對着女人表示那似要與她們親近的樣子。她們所見的不是那把猥褻的物件，此物的表示在我連想也未想到。我所表示的是那些奇怪的模樣，奇怪到非筆墨所能形容出來。實在說，這個離實行的狀態也不過一步而已。若我大胆繼續做，勢必得到意外的報酬。果然，這樣顛狂終於不免得到一個可笑與可悲的教訓，於我實不見得可賀者。

一天，我尋到一個曲院的深處，院中有井爲婦人輩取水之所。在這個深處有一下路引到那些四通八達的暗窟中。我下窟去見其黑暗小徑長遠似無盡頭；自爲如被迫時，可以逃入避難，定免被人所獲。把握既有，我就向那些取水女子做出那可笑不是可愛的醜態。賢明的女子們裝做不見；有些以爲笑樂；有些則見得甚恥辱，罵聲與叫救聲四出飛揚。我卽避入窟內，別人隨後跟來。忽聞有一男人聲音，這是我不及料而使我極驚惶的；我不顧危險，只向暗中攢去；叫嚷與談論的聲響，及男子音，永久蹣跚追來：我也繼續再進不已，自以爲仍然是暗道，殊不知光明在我眼前，更加使我着急；終

於猛攢進去，不幸一牆阻住去路，走頭無門，惟有待命，一瞬間，我已被人趕到，竟被了一個戴大帽佩腰刀的大鬍子所拿住，幫手的尚有四五個老婦人均執帚柄在旁咆哮。我認識了其中的一個精悍女冤家便是去出首我者，想她要來與我認識認識一面了。

帶腰刀的男子堅執我腕，嚴厲考問我在此所作何事。我事前毫無預備，但於勢又不能不答，只好硬着頭皮想出一個小說的方式去對付，結果得了大大的成功。我先懇求他們恕我年幼無知，繼說我是一個有身分的外國少年，頭腦有些變態，新從家中跑出來，因為家人要監禁我，如他們拿我去出

首，我必定遭殃；末再懇求他們放我，後日定當報酬大恩情。一再解釋之後，我的言詞及狀態得了效力。可怕的鬍子極表同情，向我稍爲申飭後，好好放我去，並無別種爲難。觀察她們老的少的對他釋放我的神色不悅，若無這個我先前以爲最可怕的人出來，我定不能這樣便宜。她們羣雌粥粥不服，在我毫不以爲意；因爲利刀與鬍子既不來干預，以我這樣矯捷，大髮針與大帶柄也就無能爲力了。

幾日後，偶在街上我與鄰居某教士同行，不意碰着那個佩刀的人，他認得我，並裝做我的聲音說：「我是親王，我是親王；至於我，我是傻子；可是極望王爺不要再來！」他

再不說什麼，我則低頭而過，料想他必被那些老婦人所罵爲太老實無用者，故此時有這樣口氣；但我心中極感謝他守秘密。雖然他生長於北意大利，終究是一個好人，我一想及他，未曾不起感激；因爲這件事充其量不過可以取笑而已，但在他人也可以借此敗壞我的名聲。這次的浪蕩被了教訓之後，使我不敢再做一遭，並使我做了極久的好人。

當我服務衛西麗夫人時，又認識了好幾人，此中有薩窪野教士居莫先生者，乃瑪侯爵的小孩教師，我常與他往來，他尙少年，不甚知名，但極有常性，道德與賢明，爲我相識中最正直的一人。我親近他不是爲利益，而且他連爲我介紹

給他人也不能爲力的，但我終身受他益比什麼都大，他給我的是真正的道德與合理的格言。我的傾向與觀念向來不是太高，便是太低，不是亞西兒（勇士），便是狄西特（懦夫），不是英雄，便是小人。居莫先生把我放在我的位置，使我認識自己，不要誇張也不要自棄。他贊譽我的性格與才能，可是他說此中有許多阻礙不能因以爲利的，故依他的判斷，這樣性格與才能於我不能取得富貴，祇能使我有得生活而已。他給我一張真正的人生圖解，說明我的人生觀完全是錯；他指示我在逆運之下，如我果是智慧之士，尚能保存幸福與相當的成功；他說，惟有智慧之士纔有幸福，智慧乃是一切

之母。他減少我對於大人物的重視，爲我證明凡治人者不會比那被治者多智慧與幸福。他又給我一個永久不忘的警語，即：「如各人能夠看透別人的內心，則必有許多人情願降低，不願攀高」。這句話在我三思之後愈見其中實有至理，並非荒唐，牠給我終身應用不盡，使我常常以自己的地位爲滿足不至於外求。他又給我正直的原理，我的糊塗天才先前已經將牠看偏了。他警惕我說太高的道德於社會不大有用；凡太求高的，跌落也容易；凡細小的責任，若能常做得好，與大英雄所做的大功業同爲一樣的難能；他結論說凡名譽與幸福纔是值得，能得世人長久的欽敬比受羣衆一時的歡迎更值

得萬分可貴重。

要求實踐先當明白其原理，因先前「改教所」的影響到我此時的生活，當然引起我們談及了宗教的問題。他對宗教的主張，我已在野美兒書內用薩窪野教士之名說過了，事實上他因有所顧忌並未說過這樣顯明，但大綱上，意見上，主張上大都相同，他並勸我回國，也與野美兒中所主張的理由同樣。總之，這個談話不必在此再來一遭，他的教訓初時於我雖無大影響，但已深深給我一個新道德及新宗教的根苗，只待後來更親愛的手來栽培就能得到那好的結果了。（盧騷在野美兒所說的乃是一種「自然的宗教」——譯者）

雖然是我對他的指示不會即時起信仰，但極為感動，這樣會話，不但不使我討厭，而且他的清爽簡明，尤其是從內心的情感表現出來使我滿心極暢快。我有的是一個親愛的心靈，所輸誠的不是對那班有實力能給我資產的人，而是那班肯與我同情者，故我認一人可以相與時，常常不至於錯誤。我對居莫先生極為親敬，似為他的門徒一樣，這個於我在這個偷閒而將傾陷於非為的生活的救援尤覺得其功勞之大。

一日無意中，拉碌侯爵召我去。因為去了好多次不得談話，我已生討厭不再往了，我以為他已忘記我，或對我不好，殊知乃大謬不然。他極念得起我對他婦母的盡力。他接待

我極好，並向我說爲我尋一位置，但不是敷衍了事可比；繼說此事如果成功，只要我努力定能成爲有希望的人物；後來談及此間要去的地方門閥甚高，不用旁的援助已能使我成功，雖然初去不過是用人的位置，假如人以我的情感與行爲實在超出用人之上，不久定不如此待我。在這末段的談話使我在前半截所聽的大希望受了極慘酷的打擊，我自己心中說：「什麼！常是用人」！繼見他的神色有把握，我自己也就忖度斷不會久在人下了。

他介紹我到古翁侯爵家，主人是王后的侍衛。老人貴重的丰采比他的優待使我更加感受。他審問我極親摯，我答復

他極誠實。他告訴拉碌侯爵說我樣子很可愛，似乎聰明，但求在後來他的預料不錯就好了。後轉向我說：「我的小孩，凡事起頭難，你的似乎比較容易。謹守規矩，使此間人都喜悅你，這就是你的獨一工作；此外，再加努力，人就要來提攜你了。」即時他爲我介紹給他的媳婦與他兒子古翁主教認識。這樣款待可以見到不是對待一個用人的。事實上，人也不以此待我。我有辦事桌子，也不用穿用人服裝，他的孫子少年淘氣要我坐在他的車後跟隨出外。老人不肯允許，說僅許在家內幫忙，外頭一概不用管。雖然在用膳時，我在桌傍招呼，全似服事人一樣，不過極隨便，不用緊認定誰是我的主

人。除了一些信件人唸我寫，及爲他孫子剪紙做影子外，一概都任我自由作事。這個偷閒，本可含有大危險在裏頭，因爲少年無事做，可以得了許多的歹事發生。

幸而歹事不至於生出來，因我仍常到居莫先生家得了許多好教訓。他人不知以爲我有什麼祕密行爲，誰知他暗中引導我到極善良的地位呢。起始，我極謹慎，努力，慇懃，熱誠，盡人皆歡喜。居莫先生警告我不必如此太賣力，恐怕後來不繼。他向我說：「人所望於你的起點不過能守規矩就好了；最要是往後比前更努力，至少也不可比前頹放。」

到此，人終未試驗過我的才能，雖然老主人有意而未實

行，最多也只認我有些天資吧了。況兼事務紛至疊來，使人也不能顧及我。主人有子方爲維也納公使，近因宮庭中的變故，他們恐他未免有些波及，遂使家中憂悶了好些日子。可是我仍然努力盡我的職務。一直到下頭那一樁事件發生，我的責任始見有些放鬆，但這使我有益的，是心猿不至於外驚呵。

主人有孫女白勒小姐，年紀與我略相當，姿態好，稍美麗，極白皙，頭髮黑得可鑑，皮肉雖稍紅暈，但溫和的神情襯在雪粉色的臉上，這雪粉色，於我具有特別吸引力，每一見及，終難免於不心動的。此時宮裝極宜於少女的打扮，顯